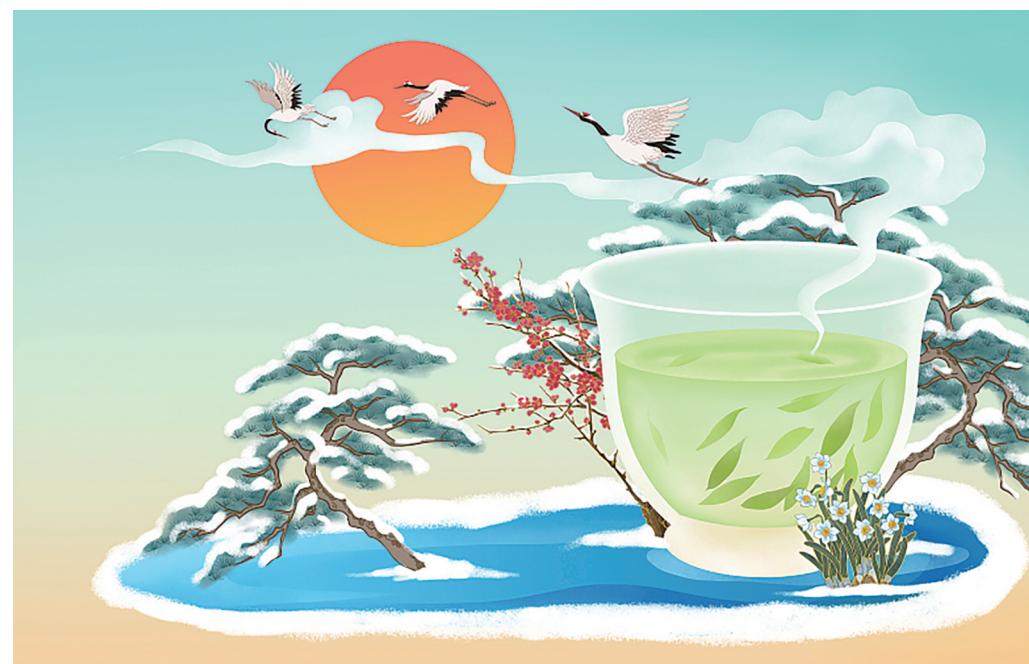




## 本土文本

## 茶奶奶 (小说)

□袁金泉



102岁的茶奶奶,端午节前忽然病倒了,这让我们一家人十分焦虑,赶紧将茶奶奶送进县人民医院治疗。

茶奶奶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脸上的皱纹如海浪般起伏,又像老树皮一样沧桑。吊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流进茶奶奶的静脉,一个星期了,茶奶奶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我的父亲80多岁了,他颤巍巍地对我说:“快想办法,抓紧安排最好的医生,把你奶奶救活!”其实,医院里已经研究了最佳治疗方案,还远程和上海、北京几家大医院进行了会诊。对此,父亲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心里着急而已。

“让小猴他们一家赶快回来,见上一眼他太奶奶!”父亲下了命令。小猴是我的儿子,博士毕业后,按照茶奶奶的意愿,加盟一家茶叶研究所,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博士”。

接到电话,儿子小猴携爱人和一双儿女,风尘仆仆连夜赶回家乡古枫镇。

“爸爸,小时候就听你讲太奶奶与茶的故事,今天我特地带了几盒我们研究所焙制的新茶回来,给太奶奶喝!”儿子从包里拿出精致的礼品盒。

听父亲讲,我奶奶年轻时不但长得漂亮,还很贤惠、勤劳。太外公,也就是我奶奶的父亲,清光绪年间跟着一批商人从安徽黄山来到南黄海之滨的苏中古镇闯荡,在古枫镇虹桥巷成了家生下

我奶奶后,还开了一家“虹桥茶庄”。奶奶长大后就在店里帮工,后来太外公过世了,奶奶和爷爷就成了茶庄掌柜。奶奶定下规矩,凡来茶庄者,都要亲手奉上一杯好茶,喝茶者赞声不绝。茶奶奶总会对饮茶者软语细声说,品饮时不要一次全都喝掉,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以便于续水冲泡,直到味变淡为止,这样可体会到“头泡香高,二泡味浓,三泡四泡幽香犹存”的意境,有独特的“茶韵”,因而,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茶奶奶的名号就在四乡八村传开了。那时我有五六岁了,也跟着叫起“茶奶奶”来。

我喜欢看茶奶奶给顾客泡茶。她总是拿一只透明的大玻璃杯,取十根左右的茶叶,将茶叶根部朝下放置后,将热水沿杯壁顺流而下。这时只见叶脉宽大的碧绿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一会儿如刀似剑,刀舞剑飞,一会儿又翻腾上下,似有小猴在腾挪跳跃,妙趣无穷。随着水汽徐徐升腾,一股股幽兰花香直入心肺。茶水清澈透亮,品一口醇厚爽口,回味无穷。有时茶奶奶还会抱起我,哼起跟她奶奶学的小调来:“晴天岭上荡红霞,旭日岚光透碧纱。采得春茶踏歌去,一层云雾一箩茶。”

长大后,我知道茶奶奶的祖籍在安徽黄山,由于黄山北麓低温多湿,土质肥沃,云雾笼罩,故而茶质别具一格。

当地老百姓靠山吃山,便择茶为主业。早在清咸丰年间,她爷爷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制茶高手,并将技术传给了她的父亲,父亲又将茶艺带到了海边古镇。1943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粟裕率领的苏中四分区进入古镇,茶奶奶的茶庄成为中共地下交通站,茶奶奶那时20多岁,长得茶花一样的清秀。一边与日伪军周旋,一边传递情报。当年驻镇的日军小队长大井三郎就喜欢来茶庄喝茶,有时一坐就是半天,因而茶奶奶获得了不少情报,还和武工队设计,在那年的端午节活捉了伪军大队长鲍大牙。但正因为与日伪交往的这段历史,上世纪60年代,有人说茶奶奶为日本人粉饰“太平”而被捕入狱,“虹桥茶庄”牌匾也被付之一炬,爷爷当场气绝身亡。

茶奶奶平反出狱那天,也是一个端午节,不过那时她已年过半百,再无精力收拾破碎的“虹桥茶庄”,常常坐在窗前望着天空发呆。好在我父亲勤奋,也许有山里人“靠山吃山”顽强拼搏的基因,海边古镇虽没山,但有海,于是,父亲“靠海吃海”,背起插箩,手提网兜下小海,捉螃蟹、踩文蛤,有时还跟着渔民远洋捕渔,与茶奶奶相依为命。

“爸爸,你看我泡的新茶,如何?”儿子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新茶来到我身旁,病房里顿时清香扑鼻,幽幽茶香在房

间弥漫开来。玻璃茶杯里的新茶芽叶徐徐展开,舒放成朵,两叶抱一芽,或悬或沉。茶汤青绿,香气高爽。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顿感神清气爽,口舌生津。我俯下身子贴近病床上的茶奶奶,轻轻地说:“茶奶奶呀,你现在要是能睁开眼睛看看你喜爱的新茶,该多好呀!”

也许上天有灵,我的美好祝愿竟然有了神一样的反应。茶奶奶的鼻翼翕动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紧紧盯着茶奶奶的双眼。果然,茶奶奶两道稀疏的眉毛开始缓缓舒展,眼睑在茶香的氤氲下微动起来……

辰午年端午节,古镇张灯结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拜神祭祖。古丰河上,赛龙舟号声震天;大街小巷里,孩子们快乐地拴五色丝线、佩香囊,有的还拉着各式各样的纸龙,放着纸鸢,庆祝端午节。忽然从虹桥巷升起一轮五彩缤纷的烟火,茶奶奶身穿大红对襟绣花唐装,在我和儿子的搀扶下,拉下挂在门楣上的大红绸布,一块黑底绿字的金边牌匾,在灯火照耀下显露出,“虹桥新生茶庄”六个绿色大字分外醒目。

“太奶奶,我写了一副对联庆祝茶庄新生!”儿子小猴把鲜红的对联贴到大门框上。上联:百年虹桥迎来太平盛世茶香八百里,下联:五代同堂共享幸福生活欢乐千万家。横批:山海幽兰!

## 山里的豹纹粽子 (散文)

□明前茶

粽叶都厚实,呈棕褐色或麻棕色,上有各种抽象豹纹。如果说,一般包粽子的箬叶或芦苇叶是“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那笋壳叶就如“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小禹家承包的竹园遍布三个山头,春天卖了2000多斤春笋,新竹还在不断顶出来,甚至在小禹家的廊檐下,石板路的缝隙里,也会冒出一根傲娇的新竹。

一路上山,笋壳叶外面的被毛沾染在手臂上,痒痒的,竹林幽静,时不时有一只竹鸡呼啦啦飞起,从一根竹梢跳到另一根竹梢,它们身手矫健,如同《卧虎藏龙》里轻盈又倔强的玉娇龙。小禹边采笋壳叶边回忆:从前,妈妈要将毛竹卖给工地老板当脚手架,村里五六六十岁、六七十岁的种田人,都来帮忙砍竹子。

特别宽阔的笋壳叶,小禹妈妈将它从正中一分为二,她解释:“年纪大的人记性不好,别吃了粽子又忘记了。以防他们积食,粽子要包得小一些。”

包粽子前,把几片笋壳叶纵向撕成长条,就可当捆粽子的绳子。

前几年,小禹妈妈包碱水粽,都是用草木灰过滤的灰水来浸泡糯米,这一次,她想给老人们改改口味。只见她取出一小把生出金毫的红茶,以沸水轻柔洗茶,依次将第二泡到第四泡茶倒出,晾温,将茶汤倒进盛有糯米的大盆内,用红茶汤泡发糯米4小时以上。然后,她用笋壳叶包成尖角粽子,六七个扎成一扎,放进大锅里去煮,煮到起锅前一小时,小禹妈妈又在大锅中推入很多自家腌的咸鸡蛋。

笋壳叶包出来的粽子香味浓郁,久煮不破,当然,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等我和小禹背着笋壳叶回来,小禹妈妈要先在流水中将笋壳叶两面刷洗。笋

壳叶上的细绒毛在水里漂起来,叶子上的豹纹变得更清晰。漂洗干净后,再将笋壳叶放大盆里,加山泉水,加一勺盐,用大块青石压着,使之平整,再浸泡两个小时以上。淡盐水可以杀灭细菌、虫卵,同时食盐还能增强笋壳叶的筋性,包粽子弯折时,不容易破裂漏米。

特别宽阔的笋壳叶,小禹妈妈将它从正中一分为二,她解释:“年纪大的人记性不好,别吃了粽子又忘记了。以防他们积食,粽子要包得小一些。”

包粽子前,把几片笋壳叶纵向撕成长条,就可当捆粽子的绳子。

前几年,小禹妈妈包碱水粽,都是用草木灰过滤的灰水来浸泡糯米,这一次,她想给老人们改改口味。只见她取出一小把生出金毫的红茶,以沸水轻柔洗茶,依次将第二泡到第四泡茶倒出,晾温,将茶汤倒进盛有糯米的大盆内,用红茶汤泡发糯米4小时以上。然后,她用笋壳叶包成尖角粽子,六七个扎成一扎,放进大锅里去煮,煮到起锅前一小时,小禹妈妈又在大锅中推入很多自家腌的咸鸡蛋。

笋壳叶包出来的粽子香味浓郁,久煮不破,当然,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等我和小禹背着笋壳叶回来,小禹妈妈要先在流水中将笋壳叶两面刷洗。笋

壳叶上的细绒毛在水里漂起来,叶子上的豹纹变得更清晰。漂洗干净后,再将笋壳叶放大盆里,加山泉水,加一勺盐,用大块青石压着,使之平整,再浸泡两个小时以上。淡盐水可以杀灭细菌、虫卵,同时食盐还能增强笋壳叶的筋性,包粽子弯折时,不容易破裂漏米。

煮好的红茶粽子披着鲜明的豹纹,看上去威风凛凛。小禹妈妈带着我们走村串户去送给老人家,每人分一扎粽子,四个咸鸡蛋。很多老人的灶台上,已晾放着邻居送来的粽子:蚕豆粽、豌豆腊肉粽,还有梅干菜肉粽。老人弯腰拱手,以做了几十年农活的粗大双手接过笋壳叶粽子,他们拎起粽子来看,脸上泛起孩童得了六一节礼物一般的笑:“嘿呀,这粽子漂亮哉!当年,我运竹排到山外去卖,一頓能吃四个这样的粽子。”

此时此刻,莫名的感伤与感慨,像笋壳叶上的细绒毛一样招展在山区透明的空气里。老人家的壮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他们并不孤单,村民间淳朴的感情,让他们在暮年也是有人看顾的:有人帮着拆洗并重新挂上蚊帐,有人帮着从地里运西瓜回家,当然,也有人送来形形色色的手工粽,让他们挑着菜去卖的时候,有剥叶即吃的干粮。

## 端午,有白烟升起 (散文)

□关立蓉

转。武王大赞萧艾,萧艾不敢居功,答曰:“此乃野草之功。”武王宣告子民:“野草本无名,从今以萧艾之名命之。”

艾草,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冰台。西晋文学家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记载:“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意思是说:将一块冰,削制成透镜形状,举在阳光下,将干艾叶放在冰影下适当位置,过一会儿,艾叶自身发烟燃火。原来这艾草,是阳光的使者,它朝着阳光敞开心扉,碧绿的汁液,升华成缕缕的白烟,从此,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

幼时,居住在乡村,邻舍是个懂得中医的乡村老先生。开春,他总是在自己菜园里栽上大片艾草,整个春夏,园子里郁郁葱葱,蓬蓬勃勃。艾草碧绿的枝叶,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农历五月,母亲常去他家园子里里去一些艾草,置于土灶上的铁锅之中,浇上一瓢河水,在秸秆燃烧的火光里,清澈

的河水变成碧绿的液汁,母亲用这样的热水给我洗澡,至今都记得,温润的青草的气息,从白雾弥漫的澡盆里升起。

端午节,阳光明媚的时节,村里家家户户洒扫庭院,艾草,一举从匍匐在旷野跃升至乡间的窗棂、门楣或高悬于堂中。巧手的村妇,用艾叶、榴花、蒜头制成“艾人”“艾虎”,别在发际或挂在腰间,香气四溢,抵挡凡间毒虫。

经过盛夏阳光的抚慰,艾草枝叶繁茂,花未开时,老先生采收肥硕的艾叶,置烈日下暴晒,蒸发出水分,呈黄褐色,置于石臼中,终日反复研磨,使之细碎如棉絮状,筛去粗梗杂质,留下柔软如棉,色泽淡黄的纯艾纤维,称之为艾绒。老先生买来宣纸,裁剪成统一长条形状,包裹艾绒,包好一卷,细细用毛笔注明制作日期,又用彩料画些山水、草木、蜡梅的图案,一卷卷艾条,整整齐齐,堆放在陋室的木架之上,满室异香,遍地生辉。老先生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三年

陈艾,挥发油少,燃烧缓慢,火力温和,燃着后,艾灰不易脱落……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靠天吃饭的农人们,与这些靠着阳光雨露生长的艾草生死相依。

87岁的老父亲,年轻时在乡村中学任教,简陋的住宿条件,让他落下一双老寒腿。每年盛夏时节,都靠艾条针灸。如今的针灸条件,已经大为改善,网购铜制的艾灸罐,艾条被切成整整齐齐的2—3厘米长短,直接插入罐中固定部位。买艾灸罐,附送做工精美的红绒布套,可绑在身体任何部位。淡淡的白色烟雾从罐孔中徐徐而出,在温热中,升腾的能量灌输至经脉,直达病灶。

为艾感慨,在大地之上,喧嚣之外,千百年来,艾,是人类心中的神坛植物。一株株艾,阳光照拂,千锤百炼,最终生成一股股隐秘的白烟,沿着人类的身体:皮肤、血肉、经脉,一步步走近,直至深入骨髓,与生命之火息息相关。

艾,都是爱啊!



## 江海新韵



## 情满端午

## 端午节

□杨晓婷

五月,所有的雨水都回来了  
就像所有的游子都记得家的  
方向

落在河床里的每一滴  
这些积攒的流动,让每一条

龙舟  
都延续了从不枯竭的追忆之路  
而我的老父亲又从田野里带

回了  
艾草与菖蒲  
用古老的清香斜插在家乡的

门前  
这些香气,至今都弥漫在我的  
鼻翼间

至今,都让我像其中的一滴  
雨水

在五月初五这天,如约返回到  
一条叫家乡的河床中。

## 端午节

□刘为红

糯米,红枣,葡萄干  
披上粽叶的青衣  
清香在母亲手上  
对折,缠绕。三角形的爱  
清蒸,煮沸,甜粘在指尖  
清欢握在手心  
又被层层剥开  
像一种回味  
被反复解读  
把一丛青丝  
读到白发

## 端午

□倪宝元

岁月不说话,但江水和石头  
会说话  
风不说话,但急促的大雨和  
艾草  
会说话  
老屋不说话,但那些粽香和  
记忆

会说话  
我也不说话,我只在空白的  
台历上

郑重写下四个字:今日端午

## 端午怀想

□云冉冉

又到五月五,流水来了又去,  
孤独的诗人已经远去,  
黑暗随着他怀中的石头沉  
落,

江水承受了一切,  
而我不能。

我想化身一叶扁舟,  
伴他身畔,让所有人只打量我,

让我不自在,忘记生死与荣  
辱的话题,

不要打扰宁静的灵魂。

可我不能。

啜饮月光的人,罩着苍茫,  
那些影子,连绵起伏。

艾香与粽香纠缠之后,  
晨光从神秘的肩膀上升起,

拉长,

长过万丈,长过岁月之远。

我看见,在彼岸,有死者复  
活,

他踏入子规的啼声。

拉直的天问,是繁华惊艳的  
感叹号

□史烨

五月,汨罗江畔的风  
吹来艾草的清香  
这是“香草美人”的诗魂  
一位吟唱《楚辞》的歌者  
又在江边唱诵:路漫漫兮,吾  
将上下求索

他留下怅然的天问  
挟裹柔情,怀石一跃向清流

向世人宣誓  
世人皆醉唯吾独醒

## 汨罗江畔

□冀北

夫子的眼中似乎已空无一物  
背后是楚国的黑夜  
眼前是涌向天边的暗流  
一个人不断地把自己从隐没  
的人间

找出来,一定是怀抱着一颗  
破碎之心

是时候了。他一跃而下  
那坠入江水的

不是冰冷的石头  
而是柔软的浪花……湿漉漉

的心跳,翻卷的楚辞

二条江已静止成一面清澈见  
底的镜子

我是镜中之人  
我活在夫子明晃晃的眼神中